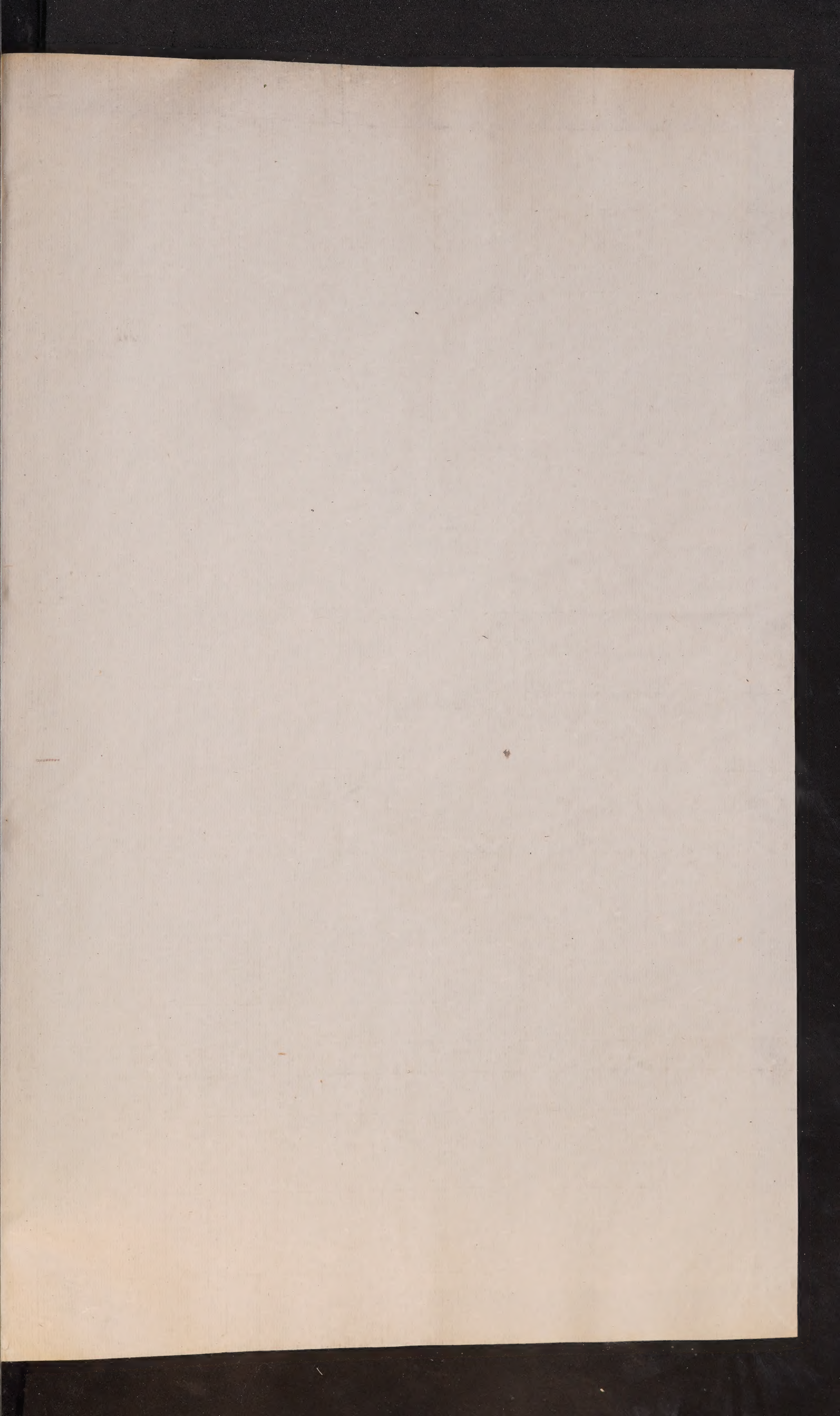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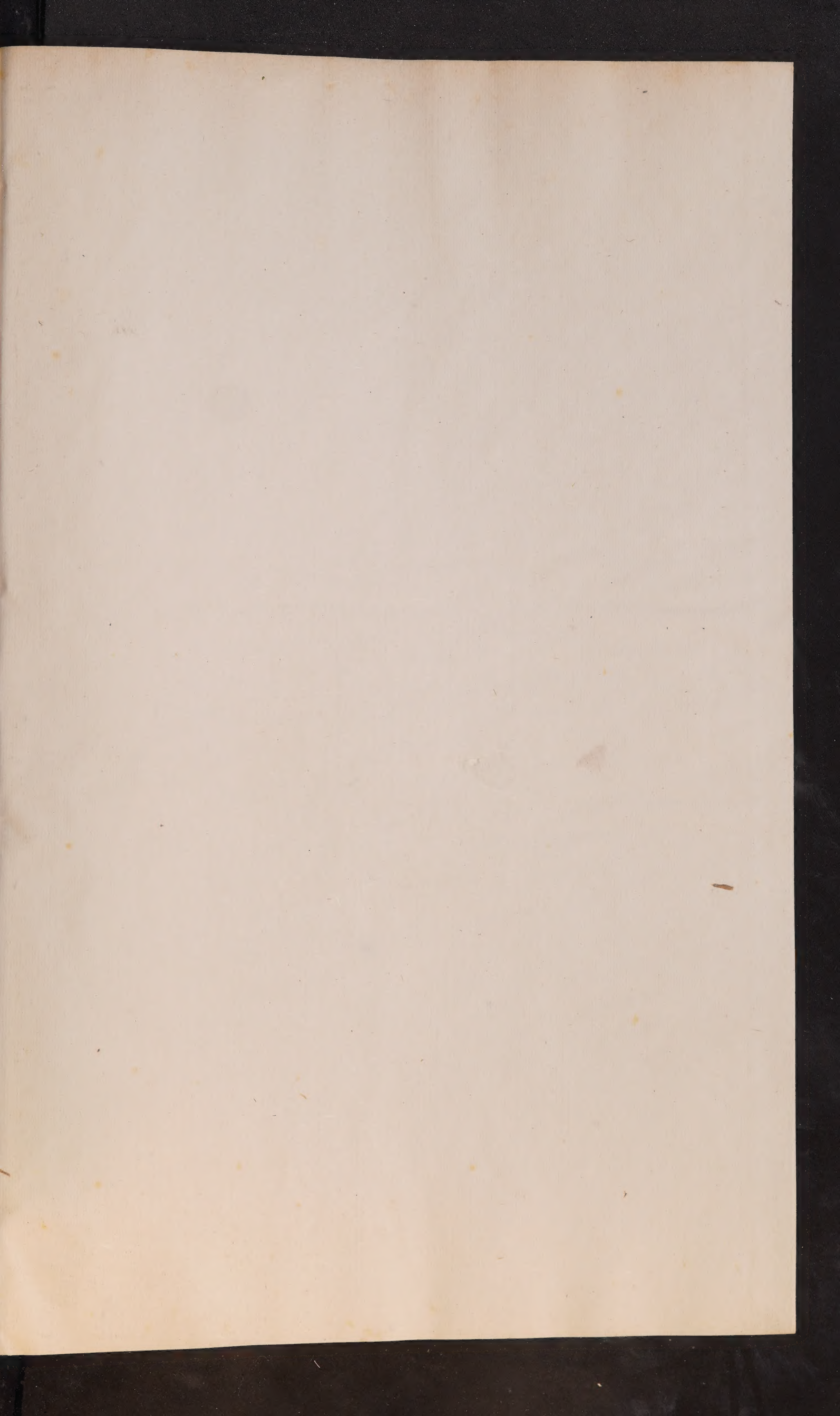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七

課功上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臣若水通曰師之爲卦坤上坎下內險外順師險道而以順行故爲師師終必有賞功之典上六師之終也故以正功言坤爲土故有裂土封爵之象程頤曰開國封之以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承受也爻言大君於師終功成之時因其功而命之以爵賞功之大者則封之爲諸侯而開國功之次而小者

則封之爲卿爲大夫而受成家之慶然有貪殺冒功者小人也則黜之而不用蓋五爻皆陰故有小人勿用之戒若封之使有國有家則爲政害人必多而爵賞濫及惡德亦不足以爲勸懲而人心不服矣象又釋之以爲夫大君之爵命者所以報軍旅之功使大小各以其等而得其正也所謂小人勿用者固非正功之典使如此之人而用之必播其惡於衆而亂人國家矣夫立功者人臣之忠也報功者人君之正也故有天下非得而私開國承家亦非得而私因其功而差等之小人不

得而與焉天下之正也夫賞之也以天下之正其勿用之也亦以天下之正聖人亦何容心哉

○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臣若水通曰朱熹云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臣謂以陽剛之才而上得君下得民其功德可施是有勞也以九居三得位之正正則不矜伐是能謙也以有爲之才而得正故久而不變有終而吉也象又釋之以爲君子之有勞有謙如

此而萬民之心皆服之矣夫挾勞以傲物小人之情也勞而不自伐知道之君子也以爲功非有加於我也性分之當爲也惡盈好謙人情之公也故民皆服其謙德之盛有莫與之爭功爭能者矣功高天下而不危位極人臣而不疑其有終而吉也宜矣人君立課功之法天下之公也萬民之公也九三君子之勞謙而不伐人臣當以此自考焉可也

○書虞書舜典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帝舜立朝巡課功行

賞之法如此也敷陳也奏進也庸畜民功蔡
沉曰五載之内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
四盖巡守之明年則東方之諸侯來朝于天
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
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
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
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
交通而遠近洽和也諸侯來朝使各陳其爲
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
賜車及服以旌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
之也臣謂朝巡之禮非特上下交通而已巡

守所以觀政于下述職所以報政于上上下交相勸勉於政如是而政不脩治不成者未之有也後世此制既廢而諸侯縱恣遂以爲封建不可行易之以郡縣抑豈反本之論哉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帝舜考績黜陟之法也考者核實也黜降陟升也三考謂九載也蔡沈傳曰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自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

卒言其效如此也臣伏覩

國朝立三年考察外官六年考察京官之法盖本於此然以三年進退未至於三考甚者上官苛刻以爲能或逞其喜怒之私多有蒞任一年半歳而蒙黜退者雖使聖賢生於其間如孔子子産德政未能盡施而人心未易卒恊則亦無以自見也伏願

聖明愼任之於初久任之於後必三載而考三考而黜陟則事皆核實而治可責成矣

○周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臣若水通曰此周官之書史臣紀朝巡之典所以課功也五服者侯甸男采衛也朝者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時巡者以時而巡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建官之體統既定然無以激勵之則人不能各勉於脩職致治故周官之法必諸侯六年一朝于天子而述其職又六年則十二年也王乃分四時巡狩各方諸侯之國考其時日律度量衡之事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而諸侯則各來朝于方岳天子乃各於方岳大明其黜陟賢而脩職者升

之不賢而廢職者黜退之所以示勸懲之也使之鼓舞而不已也夫人主所以鼓舞天下者黜陟與奪而已然必施得其當用一人足以爲千萬人之勸退一人足以爲千萬人之懲然後可也

○詩大雅江漢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臣若水通曰此詩人美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而作旬徧也宣布也召公召康公奭也翰幹也似嗣也肇開戎女也公功也詩人述宣王

命召虎來江漢徧治事而布命曰昔文武受命爾祖召公奭爲國之楨幹今爾且勿以予爲言也爾祖之事可以不嗣而開敏汝功乎若然則我當與汝以福矣夫勸功之道在激其心而爵賞次之夫人心激之以義則奮賢臣固不待賞而立功也顧人君所以激之何如爾故激之以忠則以忠奮激之以孝則以孝奮而功業隨之周宣王每於臣子效忠之日必激之以繼先之孝纘我祖考南仲太祖所以激樊侯皇父也此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所以激召虎也

此諸臣所以皆用命思奮大佐中興之功以
復文武之業也豈非由人君感激中來耶後
之人主不知此義徒以爵賞畜其臣而不責
其功其亦異乎先王之政矣

○周禮天官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
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
之治而誅賞之

臣若水通曰此即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之典而大宰掌之特加[illegible]爲於一歲之終
則令廣府百執事各脩其職一歲之計謂之
會則受之以聽察其所致之事以此進而告

于王無功者則貶削而廢之有功者則轉遷而置之以至于三歲則又大計群吏之治於無功者不但廢也而誅行焉於有功者不但置也而賞行焉如此則賞罰當而勸懲嚴矣其視後世較米鹽之利責旦暮之效者豈可同年而語哉

○天官司會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臣若水通曰事合衆數爲目合衆目爲凡曰參者以凡考目以目攷數之謂也曰互者凡

與數相攷數與目相攷之謂也既參以攷又
互以攷則日成無遺矣積日而爲月月合衆
凡謂之要故以月要而攷月成積月而爲歲
歲合衆要謂之會則以歲會而攷歲成如此
則治雖在四國之遠可以坐而知矣然此特
掌之於司會之手而賞罰之典又在於君與
相故進而告于王及冢宰凡吏治惰而無功
者則有廢廢以懲之也吏治勤而有功者則
有置置以勸之也此所以成太平之治而垂
無疆之休者有由然哉

○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

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臣若水通曰群都者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此云縣鄙六鄉州黨亦在其中矣財者錢穀也用者貨賄也物者百物也辟名謂僞作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司寇所掌是也失辟名則財用物三者皆違於是宰夫詔冢宰誅之得辟名則財用物三者皆長足而善矣故賞之賞罰明則課功之典舉孰有怠玩而不戒勉者哉

○宰夫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

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臣若水通曰歲有會冢宰會之而小宰贊之月有要小宰受之而宰夫贊之日有成宰夫受之而皆得以令群吏正要會焉蓋一事之脩積而至於無事不脩一日之謹積而至於無日不謹故歲會月要日成之治宰夫皆得以令之也攷治也者小宰既有常刑之戒令其有違時令失期會者則宰夫告冢宰而誅之以法是司會攷於前宰夫正於後課功之典其至詳而至備矣

○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戰盡敵爲上守龢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

臣若水通曰豐大也守龢同謂不相與戰而平龢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朝不越爵則政成易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功之不正民焉用勸若郤至佻天以爲己庸不亦異乎單襄公爲仁禮勇義之論非課功制戎之定法邪

○魯語展禽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

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

臣若水通曰展禽魯大夫柳下惠字季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處名也夫古之聖王報德報功之典所以爲功德之勸也無故而加焉則不足以爲勸矣仁以行之知以察之夫然後施當其實也爲人君者可不慎其所施乎

○晉語叔向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

臣若水通曰事職事也祿以食爵謂隨爵尊卑也稱副也先王班爵祿之制所以酬德節

報功也故爵以定職祿以稱爵凡以德與功爲之差等也故絳商雖富足以行賄於諸侯然而秪以韋藩木楗而不得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者無爵祿功德故也秦楚二公子田止一卒爵祿然也豈可回於富而厚薄其祿哉

○漢高帝六年始剖符封諸功臣爲徹侯蕭何封酇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爾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縱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臣若水通曰班固嘗稱蕭何以謹愼守管籥

功冠群臣漢高封之食邑獨多宜也發縱指

示之喻亦足以服諸臣之心矣然禮擬人必

於其倫宋牼說秦楚搆兵以不利孟子言其

號則不可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今以狗

功爲喩得無視臣犬馬之心也乎至於葅醢

誅戮相繼其已幾於功狗之一言矣豈所以

報功之典乎故高帝課功則當而其義則非

後世所宜法也

○高帝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

身被七十鎗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參等百數何關於漢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劒履殿上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秋爲安平侯

臣若水通曰功以兵而成兵以食而強蕭何漕餉不絶而兵賴焉故有蕭何則天下自有成參等之功者矣無蕭何則雖有參等無所施也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鄂千秋以蕭何爲萬世之功宜第一是不易之論矣故漢祖以封之則非徒足以報何之功且足以報千秋之功也嗚呼天下後世無千秋之見以一時之功而忽萬世之功者豈少哉

○宣帝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臣若水通曰功臣之圖始於博陸終於蘇武雖一時人材功業各有可觀然忠節如武者豈盡出於張韓諸人之下哉故論者謂斯舉也正遠人觀聽所係平日知畏者武而已置之於後使中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耳然則此殆非課功之常典矣

○宣帝地節二年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

光既薨始親政事勵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以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臣若水通曰漢宣考試功能賞賜異善勸課之典明矣所以然者良由帝起自閭閻備知疾苦勵精爲治智慧益長故其信賞必罰吏稱民安有如此者可謂中興之茂烈矣貞觀開元之治鮮克有終又豈足以望之哉

○元帝建昭二年京房曰古之帝王以功舉賢則

○萬化成瑞應若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臣若水通曰天道遠人事邇故以功舉賢則賢者勸上以福於君下以福於民否則悞君殘民之事至矣此所謂人事也房之學雖未知聖賢之道然其為此舉功成化毀譽廢業之說庶幾得課功之法矣至於區區祥瑞災異而已天道幽遠豈足憑邪

○明帝永平三年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

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臣若水通曰明帝圖畫功臣三十二人於雲臺可謂善繼世祖褒功之志矣而馬援獨以椒房之親不與夫以雲臺之繪報功也夫報功者不以其人之親疎惟以功之大小爾邊功如援斯亦偉矣而乃以嫌掩之像設不及殊非國家賞勸之公恐外戚藉口沮其建功立業之心者未必不由此也然則人君之報

功而可以不公哉

○永平七年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臣若水通曰唐虞之典車服以庸昭功德也郭賀有殊政而帝褒表之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則非但報功酬章一人而使千萬人勸則人孰不思自奮於功德者乎後世有功德表表者則群起而忌之從而與碌碌常流同混是不以德章于百姓也豈不誤哉

○雒陽令王渙居身平正發姦擿伏外猛內慈宗

師以爲有神宰于官百姓流涕爲立祠作詩每祭輒絃歌而薦之太后詔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勤勞

臣若水通曰仕者世禄先王之仁政也鄧太后追惟王渙之善政官其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非考攄經典何以知此哉人君欲廣賞延于世之意者其㫖以鄧后女主之政爲不足法焉

○安帝延光四年濟陰王即皇帝位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大鳥

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臣若水通曰震以畏四知不受暮金跡其清白則忠直賢臣也被宦官之譖見殺忠氣欝積天地神人鑒之而莫伸者久矣濟陰以幼冲即帝位乃能聽其門生之追訟官其二子賜錢禮葬及致異鳥之祥又重以中牢之祠數年忠貞之積一旦獲伸達於天地神人無間矣嗚呼褒死者於前所以警生者於後帝亦賢哉

○宋蒼梧王元徽元年正月甲戌魏詔縣令能靜

一縣刼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

臣若水通曰盜賊之起大抵由於守令之貪殘故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故能靜二縣三縣之盜則令之德足以及二三縣矣能靜二郡三郡之盜則守之德足以及二郡三郡矣以此而遷秩則賞當其功而守令知勸矣是亦足爲課功之法也

○齊明帝建武元年九月壬申朔魏主宏詔曰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
成賒緩朕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滯無
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
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六品以上尚
書重問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
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主之
北巡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以下有
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爲三等人無怨
者壬午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曰尚
書樞機之任非徒總庶務行文書而已朕之得
失盡在於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朞未嘗獻可替

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謂録尚
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爲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
恪之聲有阿黨之私今黜汝録尚書廷尉但爲
特進太子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
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惰由卿不能相導
以義雖無大賞宜有小罰今奪卿禄一朞又謂
左僕射拓跋賛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但以咎
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禄一朞又謂
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罪亦應大
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禄卹盡從削奪若三年
有成還復本任無成亦歸南畝又謂尚書任城

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禄一朞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禄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臣若水通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黜陟行於九年之後非賒緩也俗淳事簡在位皆各思盡其職不爲奸欺就有不稱者考而未黜冀其能自盡也其不能盡者曰才力有所逮有不逮爾再考不稱而猶未黜曰才有短長臨事有過誤前考已稱其職今考不稱則必曰過誤也前考不稱今考已稱者

則曰能自勉也三考皆不稱其人信不可用矣於是乎黜之此唐虞忠厚之至也周官十[illegible]群吏之治旬終則令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正歲會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是皆無日而不考歲而誅賞則行於三年大計之時蓋俗益薄人益偷而行九年之黜陟則爲縣緩觀魏孝文之考績既無唐虞敷言明公之實又無成周日成月要歲會之詳而徒以察察爲明雖或巧中恐傷苛刻非有道之氣象也然而不以親而貸又自引咎其善不可誣也

○梁武帝大同五年東魏丞相高歡以徐州刺史房謨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惇有政績清能與諸刺史書褒稱謨等以勸之

臣若水通曰刺史民之父母也得其人則一方之民蒙其福不得其人則一方之民受其殃高歡於政績清能者褒稱之其知所先務者與夫褒一人而衆之賢者莫不知勸其不賢者莫不知懲刺史之職處之而各得其宜矣賢愚混淆則孰肯自勵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七終

聖學格物通之六十八

課功下

○隋文帝開皇元年岐州刺史安定梁彥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束帛及御傘以勵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爲天下最時又有相州刺史陳留樊叔畧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須示天下徵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之最帝賜以粟帛畧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

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臣若水通曰奏課奏計帳及輸藉也隋志每元會諸州悉遣使赴京師朝集謂之朝集使夫人姓好善而惡惡也勸之以其善懲之以其惡君之責也賞罰之典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無以治天下也故賞其善所以戒不善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隋之課功而賞其最者三人開皇之治吏稱民安豈非勸懲之效歟人君欲使民勸顧己之賞罰何如爾道豈遠乎哉法豈多乎哉

○開皇五年二月始令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

上考課

臣若水通曰上佐謂長史司馬也唐虞之法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庸者民功也民功莫大於教化而簿書期會次焉後世之課功惟以獄訟之平反會計之遲速而催科政拙斯爲下下矣則其所謂功者其亦異於古乎噫課功既異乎古欲得古賢才而用之不亦難哉夫取賢於簿書期會而不責效於教化之本此古今之所以異治也歟

○開皇十一年二月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遷

臨頴令高頴薦曠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上召見勉之謂侍臣曰若不殊奬何以爲勸優詔擢爲莒州刺史

臣若水通曰古之治者先德教而後刑罰故人知悅悅者出其本心也後之治者先刑罰而後德教故人知畏畏者非其本心也劉曠以義理諭人而使民無訟其所謂道德齊禮而有恥且格者邪人君察天下之令有如曠者崇奬而超擢之其所以勸天下之守令以勸天下之民心者至矣夫使天下之民心知勸治之極也

○煬帝大業二年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

臣若水通曰計考增級所謂拘於資格之常也德行功能則非資格所能拘矣用人而拘以資格之常則賢能者滯於下位僥倖者循次而上升賢否莫辨以是治國雖堯舜不能致理矣隋煬帝不足道也孰謂其有此善法乎雖然記曰取人以身煬帝之荒淫既無其本雖有堯舜之善法不能用矣後之人君欲爲天下得其人者姑取其法行之不以人廢言可也

○唐太宗貞觀三年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爲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臣若水通曰玄齡王珪在唐所謂忠直大臣也惟忠與直則考課之是非當不惑也然而

知人則哲惟堯其難萬紀欲指摘其失以濟一己之私怨以太宗知二臣之深且猶惑焉甚矣讒人之易以蠱人主也向微魏徵之辨則貞觀之治未可知也故考天下之君子、人者銓衡之責也而考大臣之君子小人則存乎人君之心爾

○貞觀十七年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等於凌煙閣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以文武平定天下大抵得群賢而用之以共成其功也而圖像二十四人於凌煙以示不忘其酬德報功之意隆

矣其爲功德之勸豈小小也哉

○玄宗天寶九載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

臣若水通曰奚契丹未見罪釁而祿山爲設會飲誘而坑之且貪爲己功以獻所謂功辜也爲玄宗者宜明正典刑以爲擅誅者戒也夫何考課之日命書祿山以上上則是非之心不明已動奸雄之竊笑矣他日寵身失國豈獨歸罪於祿山也哉

○德宗貞元十年夏四月陸贄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其略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

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

臣若水通曰地有定數戶有消長稅以地定非以戶增也漢唐以來時君世主每以增戶加稅爲功必至於刻掊小民之膏脂以爲功也故王成以僞增戶口蒙賞識者至今譏之德宗之時以加稅爲最最在民功也嗚呼人

君奉天惠民設守令也爲人君者之最守令其可不以民爲功以贊之言爲法也哉

○宋太宗淳化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淸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臣若水通曰官吏之淸濁混淆由在上者無激揚之道而任激揚之責者或無公正之心故淸者無所勸濁者無所懲則亦安得而不混淆也宋太宗置審官院誠爲盛舉矣然置院則易得人則難人非難也以難得光明正

大之心者也使得是人而有是心焉則

仁人能好人能惡人當不以已之愛憎爲

之清濁而天下自平矣

○班固白虎通曰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

是賞有功黜不肖

臣若水通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唐

虞之制也固之所云三年賞黜其周制乎成

周曰成月要歲會之法至是三周矣天道朞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亦至是三周將變而

閏矣聖人體天人之道而立三載考績黜陟

之法所以責有成也我

國家立法三年各省來朝即考覈而行黜陟焉

其倣成周之制隨時因俗之道至矣

○國朝洪武二年正月

太祖皇帝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有十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没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

山序其封爵[illegible]以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禮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先王崇德報功之典所以榮生者於前而追死者於後也

太祖高皇帝立廟於鷄鳴山所以報諸臣者至矣其亦先王之遺意乎其視麒麟凌煙之圖而無報功之祀與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聖子神孫所宜法守焉

○洪武四年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

太祖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侍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得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臣若水通曰周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今之吏部即其職也其任最重必得人以司之則任官惟賢惟能而天下治矣不得其人則賢否倒置而天下亂矣人主誠不可不慎擇之也我

太祖高皇帝諭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以衡鑑爲言眞切至矣夫鑑者必其本體之明衡者必其本體之平然後能舉以定乎物之姸媸輕重也否則我先不平不明何以正物哉所謂平明者非他也在於吾心也

聖祖之見高出漢唐宋之君而上追三代矣伏惟

聖明以

祖宗爲法天下幸甚

○洪武十一年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

爲第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出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臣若水通曰羞惡者人之良心也故聖人立賞罰之典因其良心而勸懲之爾

皇祖諭吏部考績之法立三等之勸懲卽成周旌别淑慝之遺意乎有是大政之行而人不知羞惡者無人心者也無人心者非人也使天下之臣庶反求諸心以體認之而得其羞惡是非之實焉則賞罰不必遍於天下而天下

知勸懲矣惟
聖明留意焉
○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亥
太宗皇帝謂吏部尚書蹇義左都御史陳瑛等曰
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
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
去之葢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
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
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歳之上者察其能
否廉貪之實具奏
臣若水通曰守令者國家治亂之所係民物

休戚之攸關也故郎官上應列宿其職尤爲
近民苟不得循良之吏以分任之鮮有不受
其殃者使天下守令皆非其人則天下之民
皆受其殃矣此大亂之道也我
太宗皇帝身居九重念及四海拳拳以守令爲言
必欲審用之於先而考覈之於後可謂知當
務之急者矣伏覩
聖明以
祖宗之心爲心留意民事綜核吏治俾銓曹慎之
於選授之初而撫巡監司察之於蒞官之後
則人人知所勸懲矣百姓寧有不安堵者乎

○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
官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
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俱當
廷劾奏之以行黜陟
○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
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
陟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雖當臨
刑亦必覆奏
臣若水通曰考以三年察之詳也公也必九
年黜陟緣事伸理待之厚也恕也此我
朝考績黜陟之法公恕並行者也書曰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萬世課功之原也是故
太祖於考滿官員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
黜陟焉者其有得於此與其後執政者不體
祖宗久任賢才之典造生靈之福乃有一考或未
及一考而去其官降其任者借使所降所去
果中其人猶爲公怨之累也如非其人或有
少忤上司即與此例以
朝廷之重典爲一人私怨之報何以勸功而懲過
哉
○大明令凡各處府州縣官員任内以戸口增田
野闢爲尚所行事蹟從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

明白開坐實跡申聞以憑黜陟

臣若水通曰郡縣之職所以親民也苟得其人則如赤子之得慈母而民受其福矣我

聖祖命臺憲考覈其實跡申聞以憑黜陟所以勵

天下之爲郡縣者使各奉其職以宣布德意而已爾其爲民之意不亦深哉

○諸司職掌考功部凡六部五品以下官太常司光祿司通政司大理寺國子監太僕寺欽天監翰林院太醫院儀禮司屬官歷任三年聽於本衙門正官察其行能驗其勤惰從公考覈明白開寫稱職平常不稱職詞語送監察御史考覈

本部覈考其在京軍職文官俱從監察御史考
覈各以九年通考其四品以上官員任滿黜陟
取自
上裁其在外有司官三年考滿給由到京考覈平
常稱職者遇缺借除京官亦以九年通考
○又曰凡内外入流并雜職應考官員任滿給由
赴京本部從實考較才能優劣依例黜陟果有
殊功異能超邁等倫者取自
上裁
臣若水通曰漢唐以下考課之法不同行之
不能無弊我

聖祖斟酌古制凡內外官三年一考九年通考而
黜陟之典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脗
合矣夫如是則賢才無淹滯之虞不賢者無
僥倖之望而天下治矣其盛矣哉
○又曰凡在京六部太常寺光祿寺通政司大理
寺國子監太僕寺欽天監翰林院太醫院屬官
五府各衛首領職文官應天府首領并上元江寧
二縣官俱從本衙門正官考覈應天府五品以
下官從監察御史考覈監察御史從都御史考
覈給事中從都給事中考覈
東宮官王府官尚寶司中書舍人都給事中儀禮

司行人司正官從本衙門將該考官員行過事
蹟并應有過犯備細開寫送吏部考覈
○又曰凡在外府州縣官三年考滿先行呈部移
付選部作缺銓註司勳開黄仍令給由其見任
官將本官行過事蹟保勘覆實明白攢造文冊
文簿交付本官親賫如縣到州州官面察言行
勤惰從實考覈稱職平常不稱職詞語送府州
三府府到布政司亦如之以上俱從按察司考
覈仍將各詞語呈部直隸府官送監察御史考
覈吏部覆考類奏以上三年考滿平常稱職者
對品別用不稱者降黜俱以九年通考

○又曰凡各布政司按察司鹽運司屬官從本司正官考覈按察司首領官從監察御史考覈其餘衙門並從本按察司覆考茶馬鹽課司正官至首領官并在外軍職文官俱布政司考覈按察司覆考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鹽運司五品以上正佐官三年考滿給由進牌俱從都察院考覈吏部覆考黜陟取自

上裁

臣若水通曰自帝舜咨二十有二人之後立三考黜陟之法而課功之典肇於此矣然才德出衆者固非三考之可拘其庸劣苟容者

可亦例以三考進焉安在其能咸熙也故曰若用執簿呼名一吏足矣蓋事固有時異勢殊者變而通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夫常格之設可以待常材者爾師其意而不師其迹以成咸熙之績惟在

聖明近體

祖宗之良法美意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八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九

任相上

○易渙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臣若水通曰天下以一而治以渙而亂六四柔順居正之臣上承九五剛正之君道之同而任之專剛柔相濟以一天下之渙而羣之乖者合散者聚大善之吉也民歸於一統而無異志其聚若丘之大矣夫渙者天下之變也渙而濟者天下之功也有高天下之見而後成天下之功豈常人之思慮可及哉人君得斯人以爲之相天下有不足治矣

○書虞書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釆惠疇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任大禹作相之言咨嗟也四岳一人而主四方諸侯之事者也奮起也熙廣也載事也亮明也惠順也疇類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臣惟百揆乃唐虞之相職亮釆惠疇即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周分二職六人唐虞皆統於百揆我

朝建官有三太三少其制最爲近古然三公貳

未能常與
天子坐而論道三孤或不能與三公貳而弘化是
以陰陽未盡燮和天地未盡位育爾仰惟
聖明脩唐虞盛典復
祖宗故事時召公卿與之論道燮理以和陰陽以
位天地以致祥瑞以消災變天下幸甚
○書商書咸有一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陳告太甲以用人之道
也官百官也臣總百官大臣而言也賢有德
者也才有能者也左右者輔弼大臣也坐與

天子論道變理非碩德重望不可故曰惟其人難者不輕易之意所謂進賢如不得已也慎者謹擇之意所謂真知灼見也旣得人而用之則又惟和而可否相濟惟一而始終如一以爲上則裨益君德以爲下則惠愛兆民臣職所繫之重如此此所以當慎也人君欲成德以下布於民者可不謹於用人乎

○商書說命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臣若水通曰此商高宗命傳說爲相之事也爰於也左右言常相親近也台我也史臣記

高宗以夢得說之後審知其賢於是立之爲相又常置諸王之左右而親炙之蓋欲近其人以學也乃命之以朝夕納誨無時不進善言以輔其德可謂知所本矣 臣謂德者吾心之理也人人同此心人人同此理況人君聰明出衆者乎但爲衆欲之攻比之匪人故德曰壞若與善人居則或因事納忠或應時諫正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功至大蓋人君天下之本而君心又人君之本君心正則萬幾不足理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命說

訥誨不曰規過而曰輔德眞所謂知所本哉

○說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臣若水通曰此傅說告高宗之言也官者六卿百執事也爵者公卿大夫也官非才能不能理故曰能爵非有德無以稱故曰賢所用而惟賢惟能則治矣所用而私昵惡德則亂矣是故治亂由人而生者也人君欲撥亂圖治者必審於用舍之際哉

○周書召誥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告成王崇信老臣之言

也冲幼沖也嗣者繼位也遺忘棄也壽耇老成之臣也稽考也矧况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幼冲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輔相之臣所以然者蓋言其老臣能稽考古人之德蓋自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皆是一德老臣能知之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蓋人與天一也老臣得天之理故謀合天之心知天之所爲是尤不可遺矣無遺壽耇蓋君天下之要務也後之人君欲稽古敬天可不重耇舊之臣乎

○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舉殷六臣之輔殷者以留召公也格至也太戊者太甲之孫也伊陟伊尹之子也保衡即伊尹也巫咸臣姓名祖乙太戊之孫也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高宗之師也召公欲告老而去周公留之言我聞昔成湯既受天命而爲天子當此時則有伊尹輔之故其功至於與天作配

其後尹又輔太甲若太戊之時又有伊陟臣扈二人輔之故功格于上帝又有巫咸治王家之事若祖乙之時則有巫賢武丁之時則有甘盤輔之周公歷舉言之欲召公匹休於前人未可言去也臣謂六臣皆殷之賢相也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起敬欽慕之人君世主必思得如是之賢相而相之則格天格帝之功烈不難致矣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率群臣同戒成王以立政用人之言也拜手稽首者手至首又至地也嗣天子王者言成王繼位爲天子也咸皆也常伯者牧民之長也常任者任事之公卿也準人者守法之有司也綴衣掌服器者虎賁執射御者此見周公率群臣進戒一時首尾相承言語氣象當群臣拜手稽首之時周公從旁先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於是群臣用皆戒曰王左右之臣有常伯切於牧民者有常任切於任事者有準人切於守法者三事之外有綴衣有虎賁雖執服器

射御之小然朝夕伊近君德尤所係重群臣言未終周公即嘆息繼言之以盡其意曰差哉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夫三宅大臣所以賛襄治道國家倚爲休戚誠不可不得其人矣若綴衣虎賁乃左右奔走之役周公乃慎重之至與三宅之官並稱焉何也盖人主朝夕與居而氣體之習染心術之轉移常必由之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所繫豈小小哉伏惟

皇上於公卿大臣愼擇其人有德望者居之至如外則錦衣衛內則衣服食御之司左右近侍

之人必擇誠實謹厚老成者用之則內外夾持涵養君德輔成王道有不難矣

○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公率群臣進戒成王之言也迪行也競強也籲俊求賢也宅任也事即常任也牧即常伯也準即準人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九德者即臯陶言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

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者也言古之人有能行此慎於任用之道者惟有夏之君大禹當王室大强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而夏之大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今臣等拜手稽首於我后矣而言曰能任爾任事之公卿能任爾九州之牧伯能任爾守法之有司玆惟后矣言如此然後稱其爲君之實也由是觀之則人君之道在奉天以致治致治之要在用人而已矣帝舜所以無爲而治者有人以任之爾雖然孔子告哀公曰人道敏政故爲

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夫君道在求仁而已矣仁存則德立德立則道行道行則身脩身脩則得人得人則君臣上下交泰而政治出矣伏願

聖明留心講求焉

○立政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公與群臣告成王之言也亦越者繼前之辭也陟升也丕大也釐治

也耿光也三宅即常伯常任準人之官也三
俊謂有三宅之才者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
大理上天之光命敦典庸禮命德討罪皆天
命昭著於天下然丕釐耿命在用人以共理
故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
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蓋三宅
三俊所以輔君之治人君所以理天之事者
也知君之事即天之事即知不容以不謹於
擇人以圖治矣此在人君所汲汲以求之者
也

○立政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公述文武用人之家法以告成王也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眞知其心術之善不但取其才可辦事而已知之既眞然後推心委任之宅俊所司莫非天職故曰以敬事上帝長伯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蓋當時宅俊有出而爲藩封者故曰立民長伯於此可見古之用人必欲知其心後世徒謀諸面或信其言無怪其官使非人而治效之不臻也歟

○立政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也勱勉也上旣言立政用憸人不能訓德罔顯在厥世矣故此又言成王繼自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如何爲憸人觀其人舉動輕浮有沾沾便捷之狀者卽其人也如何爲吉人觀其人容止可觀進退可度而厚重平易者卽其人也一則罔顯在世一則勱相國家一舉措之間而興亡之兆已決矣可不

謹乎謹之之道在心誠求之爾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迪百官立公孤之職也經者經綸之也燮理者調和之也孤特也陰陽以氣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弘大也化治化也天地以形言寅亮敬明之也太師太傅太保者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是也與天子坐而論道道明則可以經綸邦國使大經

人倫各以品叙人事脩則和氣致故陰陽調和也然此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故官不必備惟得其人可也又立少師少傅少保所謂三孤者其職在貳三公贊成論道經邦之治化凡人君治化之事皆天地之事也弘化者所以敬明天地之事而輔我一人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臣謂此自秦漢以來所謂宰相所謂中書省所謂參知政事也我

國朝特立三太三少之職所以遠追成周之制至爲崇重故公孤得其人則君德成治化理

陰陽和天地位萬物育矣至若或有不惟其人而徒備其官是則君德治化陰陽天地萬物之否塞亦必由之仰惟

皇上繼天立極以圖化理尤宜慎選此官以答天地之付託以慰天下民物之望幸甚

○周官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戒卿士以人事君之道也推謂推之使在前也讓謂與之相讓也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庶官群臣也厖雜也稱亦舉也大臣推賢讓能推讓之心乃公心

也以公感公公同則和此庶官所以乃和也大臣媢賢疾能媢疾之心乃私心也以私召私私異則乖此庶官所以不和也庶官不和乖戾之萌生於心發於政害於事故政必雜亂而不純矣然其公其私其和其乖其理其亂皆大臣自己分内事也故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公心和氣之所致也故曰惟爾之能舉非其人亦爾私心乖氣之所致也故曰惟爾不勝其任古者大臣與物同體以人事君其責如此雖然爲人君欲知大臣之賢否者又當以此例觀之可也

○秦誓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
之慶
臣若水通曰此秦穆公悔用孟明而誓衆之
言也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不安
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尊榮安寧繫於所
任一人之是夫所任之是非一人爾似無足
爲邦之安危也殊不知一賢進則衆賢以類
而進一邪入則衆邪以類而入泰之彖繫小
往大來則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否之彖繫
大往小來則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泰
則至於萬物通否則至於天下無邦焉曾謂

一人之是非有不足爲邦之安否者乎爲人
君者所以貴於擇相也

○詩小雅節南山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臣若水通曰此周家父所作以刺王之詩也太師官名氐本也均平也維持也毗輔也弔愍也空窮也師衆也言太師尹氏爲周家百官風化之本而秉國之均平即所謂統百官均四海者宜維持四方使綱舉而目張以上輔天子上下交通而民不至於迷可也今乃

不爲均平不見恩於上天而使我衆空之至於四海困窮矣抑以下文觀之所謂弗躬弗親所謂弗問弗仕所謂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膴仕則見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委政於姻婭之小人而以未嘗事未嘗問者欺其君四者皆失相體之大者也而尹氏則兼之顧乃位於太師秉國均衡則均不均衡不衡其不能維持四方毗輔天子喪亂國家必矣雖然致亂者固尹氏而用尹氏者乃王心之蔽於小人而不明不斷爾故任相者必明且斷則奸邪不惑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商頌長發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臣若水通曰此商人祫祭之詩頌成湯功德之辭也中葉中世也震懼也業危也允信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錫之也卿士伊尹也阿衡伊尹官號也詩言昔在中世之時國祚中衰亦震懼而危業矣以成湯之聖哉故天降伊尹以爲之阿衡於是伊尹相湯而左右輔弼乎湯焉夫謂阿衡左右不過輔弼以得其平可謂盡相之道矣其本在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之時其體固已具矣故能以天下

爲已任相湯伐夏以王天下皆自其本發之爾故人主欲爲天下得相者必有伊尹之志而後可苟非能自立其大者而付之曷爲覆公之餗必矣

○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臣若水通曰鄆讙龜陰皆魯舊三邑所謂汶陽之田是也歸者復其舊物也不曰歸而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魯之田入於齊久矣一曰曷爲而來歸焉蓋定公得孔子爲之攝相也故能深服齊人之心化强暴而爲效順爾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

左右司馬以從斬侏儒郤萊夷之兵罷享禮于野凜乎邪正夷夏之防此齊人所以心服而還所侵之疆相之得人之效也使當時不用孔子吾見魯其岌岌矣乎况能復數十年之侵疆邪相之得人其效有如此者然而猶攝相之爾使委心任之舉國以聽則魯之治豈不爲東周哉故國之有相猶屋之有楹所任重矣可不慎歟

○禮記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

臣若水通曰此言人君當親敬宰相也大臣即宰相也富貴已過者謂徒爵禄之也言人君不能視之如手足腹心而親信之大臣者人君之股肱君德頼之以輔佐天下頼之以治安者也苟信任之不專則何以得行其道於天下哉是故百姓之弗寧也然所以致此由君之敬臣者不足臣之忠君者尚歉而徒富貴之爾是以大臣不親則不得治事而近侍之臣得以潛窺上意以傾覆之矣然臣觀三代而下人君之待臣有敬焉者而臣不必其忠宋神宗之於王安石是也臣之事君有忠

焉者而君不必其敬蕭望之之於漢元帝是也夫君臣相遇之難也故將大有爲之君其任大臣也必擇天下碩德王佐之才以居之而信之必專任之必篤保之必固不爲浮言所惑不爲讒邪所間則可以坐收太平之效矣

○孟子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臣若水通曰大有爲非常之君有志於盛德

大業者所不召之臣謂其君不召之所以尊禮之也若有大疑以資其決擇則顧其廬造其室而請焉蓋吾以其德可尊而尊之也以其道可樂而樂之也使其無尊德樂道之誠如此則賢者必以德自尊以道自樂而不屑與之共治則君之德何由而成業何由而立哉故伊尹成湯之相也成湯之於伊尹必從之學而咸有一德然後立之爲相故伐夏救民而室家胥慶以致徯后之歸矣管仲桓公之相也桓公之於管仲必從之學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然後以之爲相故能九合諸

侯而成一匡天下之業矣夫桓公之霸不足
道也猶能學焉而臣況人君志於成湯之王
道者可無學焉而臣之相哉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
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過
衛及齊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
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
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
志於諸侯

臣若水通曰曹僖負羈之妻一女子爾乃能
識晉從者皆足以相何其明於知人也曰不

徒夫人言之也楚子玉亦嘗有言晉公子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夫寬肅忠力相之體也知其用人又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當其艱關入國之初得數子焉亦足以霸矣特所惜者有介子推焉蓋超于功名之表者卒使隱而死綿上之田徒以志過亦何益於敬賢之道哉

○國語晉語叔向告單靖公之老曰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

臣若水通曰叔向晉卿單靖公王之卿士老靖公家臣之長也叔向聘於周而歸其老送

之故語其老稱靖公之賢而卜周之再興如此夫卿相輔天子以燮理陰陽寅亮天地者也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有之相道得矣如是而貳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不亦能遠怨乎羊舌肸以是稱之可謂明於任相之術者矣

○魯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而我美

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華

國不聞以妾與馬

臣若水通曰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愛吝也夫爲相之道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所以佐承君德以下於民者也季文子見國人之貧不忍有衣帛之妾食粟之馬是足以爲國華矣爲君者必求如是之人而相之可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九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

任相中

○周赧王五十六年初魏安釐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爲相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順之言宛然孔氏家法也使魏能舉國以聽焉則魏可以

得志於天下矣惜乎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弗能行其言此子順之所以終去魏也子順去而魏之國事可知也矣

○漢王元年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宰天下平而已矣相臣相君以治天下亦平而已矣故周官冡宰之任在統百官均四海其亦平之已乎陳平宰肉均而言宰天下亦當如此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其得爲相之體矣雖然必平其心而後

平乎物也後之人君取相者必求平心之人然後可

○漢高帝十二年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臣若水通曰宰相者君之所擇與公卿大夫議於公朝者也后理陰政於內不宜問及此者也呂后此問所謂牝鷄之晨非邪高帝宜以是告之以沮其臨朝之漸而慮不出此雖

其所對如持權衡以上下人物豈亦逆知其萌而爲豶豕之牙之計邪

○漢惠帝二年七月癸巳以曹參爲相國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臣若水通曰古之用人者人以是許之彼以是自許焉何也是非之公也高祖亦嘗與呂氏言之參可繼何矣及何死而參亦自知其必入相豈非公邪夫以何畫一之法其爲漢謀者至矣繼之者使非曹參之清淨則民之初定者何自而安邪此高祖所遺命以保于

後王而亦參之所自許者也世之人君立相皆得乎人心之公如此則天下豈有不服哉

○漢文帝元年八月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臣若水通曰陳平之言可謂知相體矣至於相道則恐未之知也孟軻氏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此相道也軻能言之亦軻之所有也斯其至矣惜乎陳平不足以語此安得大人者而與之論相哉

○漢光武建武七年夏五月大司農江馮上言宜

令司隷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陛下宜脩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隷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臣若水通曰三公相天子而論道經邦所以師表百僚者也進任不可不精爾乃復以司隷校尉而督察之則非尊師重傅之誠矣是豈勸大臣之道哉此陳元一言其畜君之過者至矣惜乎事歸臺閣而置三公於散地豈古人賓師之義也哉

○漢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

異寇賊策免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臣若水通曰宰相職在燮理人君必任之以實事然後可以責其成功也漢自光武以來事歸臺閣所謂三公者徒擁虛器於百僚之上所謂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則夫陰陽失和怪異數至豈是可得而歸罪於相邪若仲長統之言可以爲待相之法矣

○漢沖帝永嘉元年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

臣若水通曰郎顗薦李固曰固王之佐臣若任以時政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及永嘉初年得太后之委遇忠以進言德以輔政宦官之惡一切屛去天下屬望焉夫然後顗之薦爲不誣而太后其亦可謂賢矣惜乎梁冀竊權竟爲所害天之不祚漢也固如是哉

○漢靈帝光和元年詔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議郎蔡邕對曰天於大漢屢出祅變以當譴責欲

今人君感悟改危即安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

臣若水通曰書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夫庶官和則和氣至而災眚消庶官不和則戾氣至而災眚作靈帝不知相爲四體反以台鼎之大臣遭小吏之雕琢如自傷其四體虧爕理之道不和甚矣如是而欲妖眚之不生何可得哉吁邕之斯言豈非人君不知畏相者之鑑戒哉

○漢後主建興三年吳主權以太常顧雍爲丞相

王常令中書郎諸葛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相與反復究而論之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郎退告王王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即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

臣若水通曰吳孫權之擅江表也孰不以爲骨體非常仁而多斷之功哉殊不知委政宰輔推誠相與一可一否視其欣戚以爲從違已得人君用相之體矣則其成鼎峙之業也有由然哉夫權割據一方不足道也而猶有斯美况天子爲萬國之主者可以反不如權乎哉

○晉惠帝永熙元年帝以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傅咸謂駿曰聖上謙沖委政於　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竊謂山陵旣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駿不平欲出咸爲郡守

臣若水通曰夫相君所以相人主也必選名德之士然亦未有獨任者獨任則所相者生姦矣晉惠庸愚使賢者輔之猶懼不免況如駿者乎傅咸盡其忠益而駿反見疾晉氏之亂蓋已兆於此矣夫豈俟八王造禍而後見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駿之謂也

臣故書之以爲失於任相者之戒

○唐太宗貞觀三年二月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臣若水通曰統百官均四海以人事君此宰相之職也聽受辭訟一獄吏之事爾豈爲相之道哉唐太宗以是語房杜可謂知相體矣夫宰相之職非但用人也論道燮理皆其職

矣今使出則受辭訟以譏祭爲心入則與人
主論道燮理焉其精誠感格復幾何哉惜乎
房杜稱賢相而不知也
○貞觀三年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
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
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
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若水通曰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宰相
掌經綸代王言以播諸天下天下之治亂係
焉不可苟面從也故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
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而後詔令之施於天

下者盡善庶幾有益于生民有裨于治道矣苟君爲出令而相臣不敢矯其非則是阿諛順從遂非長惡焉用彼相爲哉此太宗所以拳拳爲房杜戒也夫房杜賢相也而亦有此咎哉

○貞觀十四年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非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其所輕疑

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

臣若水通曰任賢勿貳唐虞所以敬信大臣以致治也太宗於任之則大臣重於小臣而信之則小臣過於大臣可謂勿貳乎此魏徵之言所以深著其弊也

○貞觀十九年正月太宗發京師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或詣留臺稱有密謀玄齡

問密謀所在曰公則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問
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
讓玄齡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臣若水通曰太宗專以生殺付玄齡得無啓
臣下作福作威之心而權將下移乎曰此不
可以爲常法也方太宗自將輕身於萬里之
外使不專任玄齡留守京師吾恐腹心空虛
而輦轂之下變生不測矣及其腰斬告密之
人則奸邪之萌絶玄齡之心安京師不復可
慮矣雖然此特一時之權爾然必得忠於奉
國如玄齡者然后可以當此任也如晉惠之

於楊駿旣施於平時又付於匪人則亦奚可
哉

○唐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大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

○顯慶四年許敬宗誣奏長孫無忌謀反上以爲然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於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搆扇而成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

臣若水通曰記稱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

以勸賢也經曰任賢勿貳貳者小人間之也
無忌遂良悉心奉國而高宗復賓禮之不可
不謂知其賢矣既而自敬宗用而讒邪進無
忌遂良乃以竄削前日高宗賓禮之意安在
哉此詩人之惡讒所以必欲投彼有北也人
君任相可不戒之哉

○玄宗開元元年十月姚崇爲相嘗奏請序進郎
吏帝仰視殿宇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
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
可否柰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
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

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若水通曰書稱任賢勿貳玄宗有焉雖然帝之所專任者以得崇之公正君子也是以致開元之治爾使如裴延齡者委任之如此則其蠹國殃民其可極邪故人君之德莫大於擇相相擇百僚群吏以正舉正而天下治矣故曰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必如是然後爲無弊也

○開元二年姚崇宋璟相繼爲相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

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后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輙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臣若水通曰玄宗身踐憂患旣即位得姚宋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自天寶已還小人道長林甫進而厲階作謀之不臧前功併棄夫以一人之身而治亂前後不同者何也相之賢否爾可不懼哉

○開元二十一年三月韓休爲相甚允時望上曰蕭嵩奏事常順旨旣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旣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爾非爲身也

臣若水通曰韓休爲相力爭不阿帝亦知信用安社稷矣而竟不如姚宋之功何哉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蓋謨弼在相而明諧之者在君之迪德也故君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拒其所弼外雖許可而中未必然者至於胡兒亂而身播遷豈徒歸諸天哉不用相之咎也

○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張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社稷之憂上不從時上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

上意曰思所以中傷之

臣若水通曰此明皇治亂之機也使九齡一日而不退唐猶開元也林甫一日而進唐其天寶矣然九齡之進退係於林甫之用否也夫明皇以一人之身始以相之賢而致治終以相之奸而復致亂焉任相之效昭然矣君天下者可不鑒哉可不慎哉

○玄宗天寶十六載以楊國忠爲相國忠爲人彊辯而輕躁既爲相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

臣若水通曰林甫相則養天下之亂矣國忠

相則促天下之亂矣書曰邦之杌隉曰由一
人況二人邪亂非二人能獨成也由一人二
人以至引其惡類斯亂亡必矣噫以昏闇之
君而委奸賊之相雖無貴妃之妖淫祿山之
鴟鷙其國亦不可保矣況其朋類自有不期
而至者矣乎

○唐代宗大曆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爲相綰性
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
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
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
亟毀撤之

○大曆十二年七月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薨上痛悼之甚謂群臣曰天不欲致太平邪何奪楊綰之速

臣若水通曰楊綰之在唐惟以清儉稱爾白麻一下而子儀黎幹崔寛皆約其情以就繩墨況名世之士得君而居相位旣專且久上下交泰其風化所被豈小也哉帝方倚以革弊及死之日痛悼之而咎天奪綰之速不以死生易矣宋儒范祖禹謂綰爲相而天下從之況人君正己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此又

探本之論也嗚呼堯舜禹湯之爲君臯夔伊周之爲臣各克其艱而黎民敏德萬世所共仰者也惟

聖明圖之

○唐德宗建中二年正月初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從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爲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若水通曰國之治亂係於相之邪正焉爾故祐甫相則引君當道而政聲藹然盧杞相則勸君嚴刻而中外失望此唐室所以由之

不競矣雖然杞誤國之罪誠可誅德宗誤相之罪尤可憾也然則人君之於任相而可不知所以擇乎

○德宗貞元三年李泌爲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若水通曰德宗以六事屬三相而不知宰

相之職其致一而已矣泌之對得任相之體也故范祖禹曰古者惟任一相是以治出於一後世多疑而職分君以爲權在己臣以爲政在君治亂休戚無所任責誠哉言也然未盡人君擇相之道古者伊傅周召之爲相其君擇之之精所謂真知灼見其心者也故其任之專以久然後正大光明之業可與共成焉我

國家六卿分理而内閣論思亦甚重矣其擇之也必如虞廷四岳之問乎必如商周夢卜之求乎其任之也必有一德之合交脩之託乎

如有之帝王之治將復見矣天下幸甚

○貞元四年春二月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顔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

臣若水通曰知人之難自古爲然幽求諸夢卜明求諸人情則亦何難之有說者云人情賢於夢卜盧杞之姦誰不知之是非之在人

心也德宗則以爲不覺其姦爲是其智之疵若常哉以其心有蠱惑失其是非之本心爾彼姦人之肆欺千態萬狀有不可得而測者故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使非察見夫天理使吾心之本體不蔽於物欲之私幾何而不被其欺乎

○唐憲宗元和三年九月丙申以戶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

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帝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

臣若水通曰憲宗雖嘗罷垍相然寵信彌厚故復相之垍亦竭誠輔佐觀其對爲理之要而曰先正其心亦庶幾乎知宰相之體矣然徒知正心而不知所以正心之學使憲宗止於憲宗焉可惜爾嗚呼此宰相所以貴於知學歟

○元和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

第見客及度為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若水通曰帝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欲開天下之門以廣天下之聰明也德宗伺察宰相使不得私接賓客是欲自塗其耳目而蔽其聰明也使時有周公旦一沐三握其髮一食三吐其哺以延天下之士惟恐其聰明之不廣矣德宗乃又反之此其所以致敗也故裴度當大任而首以為言即有周公吐哺握髮之風矣憲宗從之未幾四表降心群雄歸命度之一言誠可以自效焉任

相之驗豈可誣哉

○元和十三年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臣若水通曰崔群以相之賢否爲德宗治亂之判是矣臣又以人主一心之邪正爲相之

賢否世之治亂所由判也蓋心得其正則正人道合而相得其人此世之所以治也心陷於邪則邪人同惡而不得其人此世之所以亂也故玄宗方用姚宋六公之時心未失其正爾其用宇文林甫國忠之時心先蠹矣周敦頤曰純心則賢才輔非此之謂乎故人君欲任相以圖天下之治者必自純心始焉惟

聖明留念

○唐文宗開成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

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托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若水通曰人主無職擇相其職宰相無職用賢其職是故相得其賢者其用人賢是其君之賢也相不得其賢者其用人不賢是其君之不賢也故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人君之職故人君擇一相相擇百官而庶政

理則天下治矣德裕之言可謂識宰相之體而引其君以當道者矣不然則貳心生於疑疑心生於惑小人進君子退而天下不亂着未之有也此古今人主之龜鑑也伏惟

聖明留意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終

